

架空仙侠·凡人问道

创作马拉松作品

共 7 章 · 约 10553 字

第001章_寒井生潮

第001章 寒井生潮 青石村的冬意比往年早了半月。黑风岭上的松针还带着深秋的黯绿，岭南田垄间却已结起一层发白的硬霜，天色从清晨起就像压着铅灰色的旧甲，村口那块刻着“青石”二字的风碑被北风刮得呜咽不止，听来像极了老兽伏在暗处磨牙。村里老人都说边荒天时素来难测，可这几年冷得并不只是节气，连井水、炊烟和人身上的那点热意，都像被什么东西从地下抽走，日子一寸一寸地发空。林尘跟着父亲林山从后院取出猎叉与绳索时，院角还挂着前日晒下的獐肉，只是肉色发暗，没有往年那样带油光。林山抬手试了试弓弦，眉头一直没有舒展开来，嘴里说的是山中兽迹少了、冬前盐价又涨，心里惦记的却是全村的收成。林尘没接这些话，他自幼便知道父亲不爱把忧色压到饭桌上，只是把箭囊背好，跟着去村口送一车山货。路过晒谷坪时，他看见几户人家的谷束细瘦得像风一吹就要散，几个妇人蹲在檐下挑拣坏粒，神情里没有秋收后的松快，只有一种熬日子的沉闷。村中这一季怪事不少。老张头年初还能独自进岭伐木，这几日下地走上半个时辰便胸口发闷；王婶家那头老黄牛往年最经冻，入冬前竟瘦得肋骨凸出；连祠堂旁那株栽了几十年的槐树，也在未到霜降时先黄了一半。林尘说不清缘由，只觉得每次从祖井边经过，耳中都像贴着一条极细的暗流，那暗流不是水声，更像山腹深处有什么东西拖着锁链，在泥土与岩层间来回磨动。他向老村长提过一次，老人只是把烟杆在石阶上轻磕，望着黑风岭久久无言，末了才说山里气脉转坏，村里人这阵子少往深处去。青石村祖井已有上百年历史，村里老人常说，当年先辈逃荒至此，正因见到井水在最早的时节也能映出一圈金边，才认定这地方能养活后人。林尘幼时把这些话当神怪故事听，长大后才明白，边地人能把一处地方叫作故土，靠的不是一纸田契，而是井不枯、山有猎、冬夜还能在灶边闻见米香。如今这三样东西都在一年年变薄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正从村庄根底处把他们赖以存活的东西慢慢刮走。青石村世代依山吃饭，猎道、采药路、烧炭沟，哪一条都牵着人命。村里少年若想换得一件像样的冬衣，靠的不是空口叹气，而是肩膀和双手。林尘也一样，他十六岁，身量已长开，眼神却仍带着边地少年惯有的沉默，那沉默不是木讷，而是看惯了寒年以后生出的收束。他白日里帮父亲修陷阱，入夜便把箭杆一支支磨齐。只是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，他常会停下手里的活，朝祖井的方向望上一阵，仿佛那口井里藏着一声只给他听见的低语。当夜，

寒江上的雾沿着村道漫进来，祠堂灯火被风吹得斜晃。林尘给母亲送完木柴，转身经过祖井，脚步忽然顿住。井台周围没有人，覆在井沿上的旧石却带着一种异样的温度，像有人方才把火焰铁贴在上面。更古怪的是，井中并无月影，井水深处却浮起一缕缕碎金般的线纹，那线纹并不明亮，偏有一种压了许多年的肃杀意味，好像一张沉在泥里的古网被人扯动一角。他俯身去看，鼻端掠过一阵带铁锈气的冷风，额角也随之刺痛起来。就在那一瞬间，黑风岭深处忽然传来一声闷响，像沉埋在山腹中的巨石彼此撞击，整座村子随之轻颤，井中的碎金线纹猛地散开，化作无数细芒沉回水底。祠堂屋脊上栖着的寒鸦扑翅惊飞，犬吠从村东一直窜到村西，林山在院中高声喊他名字，声音里带着罕见的急促。林尘直起身，掌心才按上井沿，便觉指腹像被针尖刺过似的留下隐痛，他低头一看，石面上竟多了一道新鲜裂纹，裂纹沿着青黑井石一路蜿蜒，正朝黑风岭所在的方向指去。那一夜，他第一次清楚地知道，青石村压了多年的平静，已经被地下某种更久远的东西顶开了一道口子。

第002章_裂岭残卷

第002章 裂岭残卷 第二日天还未亮，林尘便与小石头一道出了村。昨夜那声震动之后，黑风岭外侧的兽群纷纷改道，若能赶在旁人之前摸清动静，兴许能猎到几只受惊失群的山羊，给村里换些盐与药。小石头背着短弓，一路走一路说山里准是塌了哪道老崖，还说若真翻出古人埋下的东西，说不定能换不少银钱。林尘没有笑他，边荒少年谈起富贵总带几分近乎莽撞的认真，因为穷日子贴在皮肉上，连做梦都舍不得虚。入岭三十余里后，风势陡然变了。原本盘旋在高处的寒鸦全落到了低林间，几头野鹿自北坡窜下时连回头都不敢，像后方追来的不是虎狼，而是某种连兽类本能都惧怕的无形东西。林尘蹲在一片新断的苔石前，手指拂过地面，察觉土层里残着极细的震意，昨夜的异响绝非寻常山崩。他领着小石头绕过旧猎道，沿着一条几乎被枯藤吞没的石缝往里走，越往深处，山风越带着潮湿而古旧的气味，像尘封数百年的祠庙忽然开门，把腐木、铁锈与香灰一并吐了出来。两人翻过一面裂崖时，脚下碎石忽然塌陷。小石头反应慢了半拍，整个人向下滑去，林尘猛地扑身抓住他手腕，另一只手死死扣住一株横生的老松根须。碎土簌簌落下，崖下却不是预想中的深谷，而是一截被塌方掀开的石门，上头覆满泥沙与藤蔓，只剩半枚古字露在外头，字形遒劲，像刀凿进山骨。林尘使尽力气把小石头拖上来，两人躺在坡上喘了许久。小石头脸都白了，等缓过神来，又被那座半露不露的石门勾住目光，压低声音说这地方邪得很，还是回去叫大人。林尘也知道应当谨慎，可他心里那股昨夜就在祖井边生出的牵引，此刻变得格外清楚，像山门后有一线东西正顺着血脉扯他。他让小石头守在外面，自己掰开门前碎石，侧身钻入石室。门后并不宽阔，却有种超出山野的肃穆，四壁残留着大片剥落壁刻，能看出曾有披星袍的人立在群山之巅，脚下是一道道由江河与地火交织成的巨阵。石室尽头摆着一张裂开的石案，案旁盘坐着一具早已干枯的遗骸，胸骨间插着半截乌黑断矛，衣袍虽成灰烬，腰间玉牌上的“问”字却还保存得清楚。林尘走近时，脚下踩碎了一角石片，碎片翻起，露出几行被尘土压住的刻字：“天关既闭，九脉当沉；若后世灵火将绝，持此录者，当向山河余烬再问大道。”字迹像由极重的力道刻成，哪怕经历不知多少年风侵水蚀，仍透出逼人的锋意。林尘还未把那几行字看完，指尖已被碎裂案角划破，一滴血落在石案中，那卷几乎与尘土同色的残卷上。下一刻，整间石室像被沉睡太久的钟声震了一下，残卷自行摊开，纸

上无字，只有无数细密金纹顺着他掌心涌入体内。那一瞬间，林尘耳中响起了许多重叠在一起的声音，有人高声议论封脉与守关，有人怒斥诸宗以九州为代价求存，也有人在极远处低声说，天若不再赐路，人间便该从断土残江里重新把路挖出来。那些声音并不完整，却带着一种沉重得叫人胸口发紧的旧年气象。林尘眼前闪过星坠大地、群山断裂、无数修士立在赤红天穹下结印封门的残影，识海像被骤然劈开又重重合拢，等他再看清四周时，那卷残卷已不在石案上，只在他右掌掌心留下一枚极浅的古印。石室外风声忽起，小石头在门口急喊，说山里又有落石，要他快些出来。林尘回身时，案上遗骸无声碎成了一地灰白粉屑，那块刻着“问”字的玉牌也裂作两半，像是把最后一点守候都交了出去。他冲出石门，背后山壁随即塌落，尘土与碎岩把遗迹重新吞没，只留下半截断碑横在坡前。小石头看见他掌心渗出的血，忙问里头有什么，林尘张了张口，却发觉许多东西根本说不明白，只能含糊说是古人遗物已毁。两人沿着下山路疾走时，林尘却能清楚感觉到，自己胸口多了一卷无形古册，而黑风岭更深处，似乎也有某种存在因这卷残书苏醒，正隔着层层山影向他投来目光。

第003章_废根开脉

第003章 废根开脉 自黑风岭归来后，林尘连着两夜没有安稳睡过。那卷化入识海的《问道录》并不靠言语传授，它像一条沉在意识深处的古河，只要心神稍稍沉下去，河底那些残缺字句便会一层层浮出来。第一夜，他看见的是引气之法；第二夜，看见的是观脉之术。那些法门与村里老人零星传说中的仙家修炼全然不同，不讲灵石丹药，不讲拜山投门，只叫修者先认清脚下山河还剩多少气，还能不能承载一个人在衰世里逆着天时立起道基。林尘试着依卷中法门引第一缕气入体时，几乎以为自己会死在床榻上。那不是轻灵飘逸的仙家气息，而像把寒井、灶火、林木汁液与岩层铁腥一并揉碎后灌进经脉，五种迥异力量互相撞击，沿着四肢百骸横冲直撞，疼得他脊背瞬间湿透。若是旁人遭遇这种驳杂气机，早已经经脉尽裂，《问道录》却在最剧烈的冲撞过后显出一句评断：混沌为根，万气可归，旧法视之为废，新路视之为始。林尘咬着布巾熬过那轮剧痛，直到天将亮时才发觉，自己虽狼狈不堪，却真真切切地把一缕气留在了丹田。天亮以后，他照常随父亲去修补兽夹，脸色苍白得像病了一场。林山问他是不是进山受了寒，他只说昨夜没睡好。可当他站在村东那片快要枯死的苞谷地边时，眼中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。晨风里原本无形无色的气息，此刻竟显出极淡的流向：田间草木、生民呼吸、灶火余温，都化作一丝一缕散乱灵机，被地下某道看不见的网收拢，然后朝祖井方向汇去。那股汇流并非自然归拢，而像有人在井下深处安置了巨大的漏斗，正日复一日地汲取村里的生气。午间回家时，母亲正蹲在灶边熬药。近来她旧年的寒咳时有复作，往常一副草药熬下去总能压住，这几日却像连药性都被抽得发空。林尘替她添柴，目光落进药罐升起的白雾里，竟看见药草中那点本该温养肺腑的木火之气也在悄然散失。他心里猛地一沉，这才知道祖井下的吞吸不只伤田地与牲口，连村民煎入口中的药、攒在骨血里的力气，也都在被慢慢削去根本。傍晚时分，林尘借送猎皮给老村长之机，绕到祠堂后方多停了一阵。沈砚秋坐在屋檐下编旧竹篓，神情与往常无异，只有那双浑浊眼睛在林尘踏入院门时抬了抬，像一眼就看见了他体内多出的东西。老人没有问他进山遇到什么，只让他去祖井打一桶水来。林尘提着木桶走到井边，掌心古印一热，井水表面立时浮起几道极细纹路，他还未来得及掩饰，沈砚秋已在背后开口，说井下的水若有一

天学会往天上走，便说明地下锁着的东西快要压不住了。林尘回头望去，只见老人脸上没有惊异，反倒有一种等了许久以后终于等来动静的疲惫。夜里，林尘第一次沿着《问道录》所示，把心神沉入祖井下方的地气走势。识念所过之处，村中屋舍、祠堂、田垄与猎道像一张古旧地图在黑暗中铺开，井下更深处则蜷伏着一团盘根错节的金色纹络，那纹络本该镇守四方，却被外来符印刺入多处，正不断把青石村和周边山地残存的灵机输往北方。林尘看到这里，胸中一阵发凉，他终于明白村里连年衰败不是天灾来得太重，而是有人把边地百姓的活路悄悄挪作了别用。第二日午后，村外官道上传来法铃声。几名先行弟子骑着青角灵鹿踏尘而来，通知三日后青云门将在青石村开灵根选拔，凡十五岁以上、十八岁以下者皆可前往测灵。消息一出，村中少年都像被火点着了似的，哪怕边荒人见惯宗门高墙，听说有一线出山的机会，眼里也还是会亮起光。小石头拉着林尘直说这回他定要试试，说不准能混进仙门改命。林尘望向祖井，再望向黑风岭北侧那条通往青云门的古道，心头却没有半分轻松。他知道自己已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而法舟到来之时，恐怕也正是那些藏在井下与山里的秘密被真正惊动之日。

第004章_云门择徒

第004章 云门择徒 青云门选徒那日，青石村像被一阵从天而降的尘光照得失了真。清晨刚过，远处云层中便驶来一艘刻满青纹的法舟，舟首悬着门徽，尾后拖出长长灵雾，绕村盘旋一周才落在晒谷坪外。村里男女老少大多从未这样近地见过宗门法器，一时间连原本总爱抱怨岁月艰难的老人都噤了声，只是仰着头看。边荒百姓一生困在山野与薄田之间，修炼界于他们而言像隔着云海的另一重天，哪怕那重天未必仁慈，仍足以叫许多人把盼望押上去。随法舟而来的弟子共有十余人，前头两名执事负责登记年岁与出身，真正让村中少年目光停住的，却是站在靠后位置的少女。她着一身月白弟子袍，发间仅束一枚素银簪，肤色因常年寒意浸染显得偏白，眉眼却并不柔弱，像冬夜结霜的湖面，清而稳。她便是苏清月，青云门外门近两年风头最盛的弟子之一。有人私下说她来边地不过是随行历练，可林尘在她落地那一刻便察觉到，祖井方向那道沉寂多日的纹络忽然震了震，仿佛井下封印认出了与自己同源的一缕气息。测灵从午前一直排到日中。村里少年一个个把手按在测灵石上，石面若有色光升起，旁边执事便记下属性与品级；若光弱得近乎不可见，只换来一句“资质平平”；若什么反应都没有，连再多看一眼都不值得。小石头测出土木双杂灵根，算不上好，却也并非全无希望，只是年岁稍大，灵光又浅，执事看过以后只给了句“回去等消息”，等同把他轻轻推回尘土。轮到林尘时，晒谷坪忽然静了一瞬。赵无极不知何时已坐到主位，他五官端正，神情里却带着边荒人最熟悉的那种居高俯视。他看着林尘把手按上测灵石，石中光华先是一乱，随即尽数沉下，像所有属性都想浮出，却又被更深处的什么压了回去。林尘站在众人目光中心，忽然想起自己幼时也曾听村中货郎讲过青云门的故事，说山门里有浮桥、灵泉、藏书阁，弟子只需一朝入门，便能脱去泥鞋与风霜。他曾把这些话记在心里，如今真站到测灵石前，才看见所谓仙门高处并不只有云光，也有比边荒寒风更锋利的筛拣。那些执事看村中少年的眼神，与屠户挑拣牲口并无二致，差别只在他们手里握着的是法盘，不是秤钩。执事愣了愣，低头复查法盘，最终仍报出四个字：“杂乱废根。”晒谷坪边上顿时起了些压低的议论，有人替林尘可惜，也有人觉得这结果并不意外，毕竟他这些年从未显出半点修炼异象。赵无极扫了林尘一眼，语气平平，说衰世资源本就有

限，回去吧，青云门不收承不起灵气的废材。那句话没有刻意提高声量，却像一块冷铁当众落地，把边荒少年想攀上云门的心思砸得粉碎。林尘收回手掌，胸中却没有涌起羞怒，只是愈发笃定《问道录》所言不虚，旧法的尺子量不出他体内这道根。选拔接近尾声时，祖井方向忽然传来一阵细响，像冰层在深水中裂开。林尘循声望去，正看见苏清月脚步一滞，指尖攥得发白，呼吸也变得极乱。她本想强行压住，却因离井太近，体内那股霜寒之力与井下封纹牵连起来，转眼便沿经脉冲上心口。旁人只当她脸色略差，赵无极却正与执事核对名册，无暇顾及。林尘没有多想，趁人群骚动之际绕到井台后方，掌心古印引动杂糅地气，顺着井栏下隐蔽的纹路送过去一缕温厚气机。苏清月肩头陡然一颤，原本失控的寒意被拦住片刻，她抬眼望来，目光与林尘在混乱间短暂相接，那神情里有惊疑，也有第一次见到同类秘密时才会生出的凝重。

黄昏收队时，苏清月经过林尘身侧，衣袖只轻擦过木栏，低不可闻地留下一句：“井下有旧封，你今夜别再靠近了吧。”她像是怕被旁人听出端倪，顿了顿，又用更低的声音补上一句：“他已经察觉你了。”她说完便随队上舟，没有再回头。林尘还未来得及细想“他”指的是谁，晒谷坪另一头的赵无极已经抬起头，视线越过人群，极准地落在祖井与林尘之间那一线尚未散尽的古气上。那一眼没有怒色，只有猎手盯住突然冒出的异物时才有的森冷计量。法舟离村以后，天边晚霞被压成暗红色，祖井水面一寸寸沉黑下去，林尘知道，自今日起，青石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被宗门轻轻掠过的边荒小村了。

第005章_执法夜搜

第005章 执法夜搜 法舟离开后的第三天，赵无极又回来了，这一回却没带选徒的宽和排场。青云门弟子在村口立下禁行幡旗，几道青黑符光沿四周山路展开，把通往寒江渡口和黑风岭外侧的几条小径尽数封住。赵无极站在祠堂前宣称近来周边地脉不稳，怀疑有邪修潜入边地，故而要暂封青石村逐户搜查。村民虽不懂修士手段，却看得出这不是什么护持，更多像一张从天罩下的网。只是宗门威势压在头顶，谁也不敢明着反驳，只能把恐惧压在低头与让路之间。搜查从白日拖到夜里，凡是家中藏有矿石、药材、旧器的，都被拿出来一一过目。赵无极并不亲自翻箱倒柜，他只是坐在祠堂石阶上，看弟子把惊惶不安的村民分作一拨拨叫去问话，目光偶尔落在祖井或林尘身上，像是在等待某个东西自己露头。小石头原本还存着一点拜入宗门的念想，眼下那点念想被踩得七零八落。入夜时，一名执事说他有土木灵光，正适合去法坛做引阵试验，小石头母亲当场吓得跪下求情。所谓试验是何用意，边地人未必懂透，却也明白被修士单独挑走绝不会是什么好事。林尘站在人群后方，看见村里那些最能扛活的汉子都把拳头攥得发白，却仍只能压着怒气。边荒百姓对宗门并非没有怨，只是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告诉他们，凡人与修士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门槛，门槛另一边的人若要拿走什么，往往轮不到你讨价还价。也正因如此，赵无极的每一句公事公办，都比直接喝骂更叫人发寒，因为那意味着掠夺已被装进了规矩的壳子里。林尘心头一紧，正想上前，一枚石子却先打在执事脚边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苏清月不知何时立在檐角阴影里，神情比法舟来时更冷。她说赵长老既奉命查邪修，就不该拿未入门的凡人试阵，否则传回门中也说不过去。执事不敢与她争，赵无极却只把茶盏轻轻一搁，笑意里藏着刀锋，说苏师侄来边地历练几日，倒学会替村民说话了。苏清月没有退让，只答执法若失了分寸，便会叫人怀疑这场搜查另有用

心。僵持片刻后，赵无极终究摆手让人放开小石头，可那一眼里的阴沉比先前更重。夜深后，苏清月在祠堂后墙外等到林尘。她没有绕弯，直说赵无极在查的不是邪修，而是祖井旧封与开启封印所需的“钥血”。她所属的月脉家族曾替古宗看守封印节点，族人血脉因此沾上寒印，世代受咒。祖井下方的阵纹对她有感应，也正因如此，赵无极才执意带她来边地，想借她确定封印位置。林尘听完，心里那团疑云反而沉定下来，他问赵无极若得手会如何。苏清月看向村中昏黄灯火，说井下残脉一旦被强行抽空，青石村地气塌陷，轻则十年不生，重则整村覆没。两人约定分头探查。苏清月负责牵住巡夜弟子，林尘则借《问道录》感知法坛布局，摸向村外临时搭起的执法帐。帐中灯火未灭，案上铺着一卷卷竹册与皮纸地图，林尘屏住呼吸潜到后侧，先看见的是二十三个村镇名录，每一处后面都标着年份、抽取次数与地气盈亏；再往下，是一张绘着黑风岭与周边支脉的旧图，祖井所在位置被朱砂重重点出，旁边写着“井心未灭，可再启炉”。那一笔一画没有半分犹豫，仿佛边地数千人的生死，在执笔者眼中不过是几行拿来计算的数字。那些村名里有林尘听过的，也有他陪父亲走货时亲眼见过的。寒江下游的白柳渡、北岭外的石梁集、再远些的乌角寨，都曾有人来青石村换过皮货和盐巴。如今这些名字被并排写在账册上，像一列被抽空血色的墓碑。林尘这才明白，赵无极盯上的从来不是一口祖井，而是一整片边荒生民被岁月熬出的最后余火。正当林尘记下图中几处关键标记时，帐外忽然传来脚步。赵无极的声音隔着帘幕响起，说今晚子时阴脉最沉，正好借月光隐没时开井，不必再拖。林尘侧身贴进阴影，听见另一人低声应诺，又问若村中有人阻拦该如何处置。赵无极语调平静，说凡人若不知进退，打昏便是，若那位藏在暗处的守井人还想露面，今夜也正好一并挖出来。脚步声远去之后，林尘才从帐后出来，背心已被冷汗浸透。他抬头望向祖井所在的方向，只觉整个青石村像被一柄看不见的刀悬在头顶，而刀锋落下的时辰，已经近在眼前。

第006章_井下雷声

第006章 井下雷声 子时将至，青石村上空没有月亮，云层却低得像要压住屋脊。赵无极命弟子在祖井四周插下九面青黑阵旗，旗脚一落地，村中风势立时变了方向，原本从黑风岭南麓刮来的寒风被强行卷回井口，连祠堂灯火都被吸得只剩细长一线。村民多数已被驱赶回屋，小石头与几名青壮想冲出来护井，却被法力震得东倒西歪。林尘藏在祠堂后方，掌心古印灼得发疼，他能清楚看见整个村庄的生气正被阵旗逼向一点，若任由这阵成形，井下那截残脉会在一夜之间被撕空。赵无极立于井台之前，双手结印，青云门执法长袍在夜风里猎猎作响，脸上再没有白日里那层装出来的宽正。他低喝一声，九旗同时放光，井口深处顿时传来铁索绷紧般的巨响，地面随之开裂，数道暗金纹路从石缝里亮起，又被外来的青黑符印死死压制。就在这时，祠堂木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沈砚秋拄着那根陪了他数十年的旧竹杖走了出来。老人身形依旧佝偻，脚步却稳得惊人，他看着井台上翻卷的阵光，神色里没有惊惧，只有一种把忍了太久的怒意终于摊到明处的冷肃。“守了几十年，终究还是等到你们按捺不住。”沈砚秋把竹杖轻轻一顿，杖头外皮寸寸裂开，露出内里一截暗金枪柄，周围地面随之轰然一震。那一震远比昨夜祖井异象更沉，九面阵旗有三面当场倾斜，赵无极瞳孔一缩，失声叫出他的旧名。原来这位在边荒熬成寻常老人的村长，竟是当年从中州战场退下的元婴修士，也是青石村祖井最后一位守印人。赵无极面上惊

色只停留了片刻，很快又化作狠厉，他说元婴又如何，守到油尽灯枯，还不是要把井下余火交出来给有本事的人用。两人交手几乎在同一瞬爆发。沈砚秋枪势一起，像把积压多年的风雷从衰老身躯里尽数提了出来，祖井周围碎石悬空而起，连黑风岭方向也传来遥相呼应的低鸣。赵无极祭出一面青铜法镜，镜中黑焰吞吐，与枪锋撞在一起，震得整片晒谷坪土浪翻卷。林尘趁乱与苏清月冲到井边，《问道录》在识海里大放金纹，指引他从井台左侧一处断纹切入。苏清月将掌心按上石栏，体内寒印与封纹瞬间共鸣，井口深处竟裂开一线向下的石阶，两人来不及多言，便顺着那道缝隙纵身而下。井下不是水窟，而是一座埋在地底的古老石宫。四壁悬着早已熄灭的铜灯，地面刻满纵横交错的脉纹，中央则立着一座由九根石柱围成的封台，封台之内封着一团极暗又极亮的火，像山河多年不灭的心脉。林尘一踏入其中，脑海便被许多残碎画面冲开：上古诸宗立于九州各处，以封台镇住天关裂口；而在封印完成之后，仍有人不肯放弃那股足以移山撼海的力量，于是在漫长岁月里借守印之名偷取九州余火，令灵脉一年比一年枯竭。所谓天数，并不全是天意，更多是后人覆在旧史上的贪心。上方轰鸣愈烈，几道裂缝自宫顶蔓延而下，说明赵无极已把战局逼到了最险处。苏清月以月脉寒意牵住外层符链，林尘则依《问道录》把四周散乱地气重新引回封台。这个过程远比引第一缕气入体更艰难，他像徒手去拢一条四散崩开的长河，稍有不慎便会被反噬得神魂俱裂。可也正是在这一刻，他真正明白了《问道录》为何要在衰世重现，因为旧时代强者习惯夺取，而这卷残书要后人学会的是承受、修补与重整。当地底封台重新亮起完整的一轮金纹时，石宫上方忽然落下一大团血光，赵无极强行破开外层屏障，伸手便要攫取台心那团脉火。与此同时，井口上空传来沈砚秋一声断喝，像把残余寿元与元婴之力一并点燃。整座石宫都在那声断喝中震颤，赵无极探下来的血光被一杆枪影当场绞碎，连人也被震得倒飞出去。林尘抬头望去，只见无数碎石与光雨自裂口洒下，沈砚秋的声音隔着生死与岩层落入井中，叫他带着《问道录》离村，去把九州到底是谁在盗脉这件事查个清楚。苏清月脸色发白，林尘则死死按住最后一道将合未合的封纹，因为他知道，井上那场风雷虽被老人一枪撑住，青石村真正的告别与更大的追索，却都将在这一夜之后无可回避地到来。

第007章_负卷出山

第007章 负卷出山 雷夜过去以后，青石村像被天火与寒潮一同翻过一遍。晒谷坪裂成数道长缝，祖井周围的青石尽数焦黑，村东几间旧屋在昨夜震动中塌了半边，好在沈砚秋最后那一枪替大半村民挡下了真正致命的冲击，伤者虽多，却没有整村覆没。赵无极重伤遁走，青云门弟子也在混乱里各自退散，天亮时只剩满地折断的阵旗与散碎符纸，被晨风吹得贴在泥地上，像一场豪强掠过以后留下的冷硬证词。村民忙着救人、扶墙、清理井边乱石，谁都来不及细问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可每个人都知道，青石村再也回不到从前。沈砚秋没有撑到第二个日头完全升起。林尘与苏清月把他从祠堂前扶到祖井旁的老槐树下时，老人胸口的伤势已经被元婴反噬烧得极深，连说话都带着散不去的血气。他却没有交代自己的痛苦，只把一枚刻着井纹的残符与半块旧玉牌交到林尘手里，说自己并非专为守一口井而留在青石村，而是守着上古九州封脉留下的一处节点，也守着一个迟早会来的后人。所谓废灵根，在旧时代量不进正统法盘，因此常被弃置；可当灵脉衰微、天地残缺，能兼纳万气的混沌灵根反倒成了最适合续接山

河的人。老人说到这里，望向黑风岭北方，道若还有谁能顺着残卷把路走完，大概只会是你。苏清月在一旁沉默许久，终究也把自己的隐秘说得更明白了些。她出身月脉遗族，家族当年替古宗执掌封印外层的“月锁”，后来宗门旧史断裂，留下的只剩寒咒与被利用的血脉。赵无极带她来边地，不只是因为她天资高，更因为她能替人找到沉睡节点。昨夜封台重新闭合时，她看见井心深处有一幅残图，与自己家族祠堂中仅剩的古纹能互相对照，那意味着《问道录》与月脉旧地之间还有更深的联系。林尘听完这番话，心里那条原本只指向青石村的路，终于被推向更远处的山河与宗门。午后，沈砚秋于老槐树下合眼。村里人只当老村长是在护村时拼尽了最后一口气，哭声并不喧哗，却沉得叫人抬不起头。林尘帮着立碑、填土，把老人那根裂开的竹杖也埋在墓旁，只留那截暗金枪柄与井纹残符带在身上。林山与妻子都看得出儿子身上起了他们已无法替他遮风挡雨的变化，却没有阻拦，只在夜里给他收拾出干粮、箭囊与一件旧皮裘。林山把短刀塞回他手里，说山外的人心比黑风岭更险，若非必要，不要轻易把命交给谁。母亲没有多劝，只把缝好的护腕替他系紧，像往常送他进山那样，把满腔忧心都压进动作里。小石头天未亮便等在村口。他昨夜见过宗门弟子怎样拿凡人当柴薪，也见过林尘在井边做了自己完全看不懂的事，眼神比从前沉了不少，却仍硬撑着笑说等将来村里重修好了，他也要去外头走走，到时候若在某个仙城听见林尘的大名，至少还能吹嘘一句自己小时候和他共用过一张猎网。林尘与他对视片刻，把自己最趁手的那把角弓留给了他，说村里还得有人看着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青石村总得还有熟人能给他指路。这样的别话并不慷慨，却比任何豪言都更像边荒少年会交出的承诺。天色将亮未亮时，林尘背起行囊，与苏清月一道踏上北去的山道。祖井方向仍有新补上的封纹闪着极浅金痕，像故土在废墟之间替他们留下一缕灯火。林尘走到半坡回身望去，青石村屋舍低伏，晨烟稀薄，黑风岭的轮廓在远处像一道沉默的旧伤，既压住过去，也托起未来。他知道自己这一去，不只是为躲开赵无极，更是为把昨夜井下看到的真相一层层掀开，去看九州究竟有多少宗门还在啃食山河余火。就在他转身继续前行之际，极高极远的云层之后，有一缕旁人无法察觉的气机掠过天幕，像某位久居深处的存在忽然睁眼，朝着《问道录》复苏的方向投来注视，而前方漫长山路，也由此真正露出了它的第一重险影。